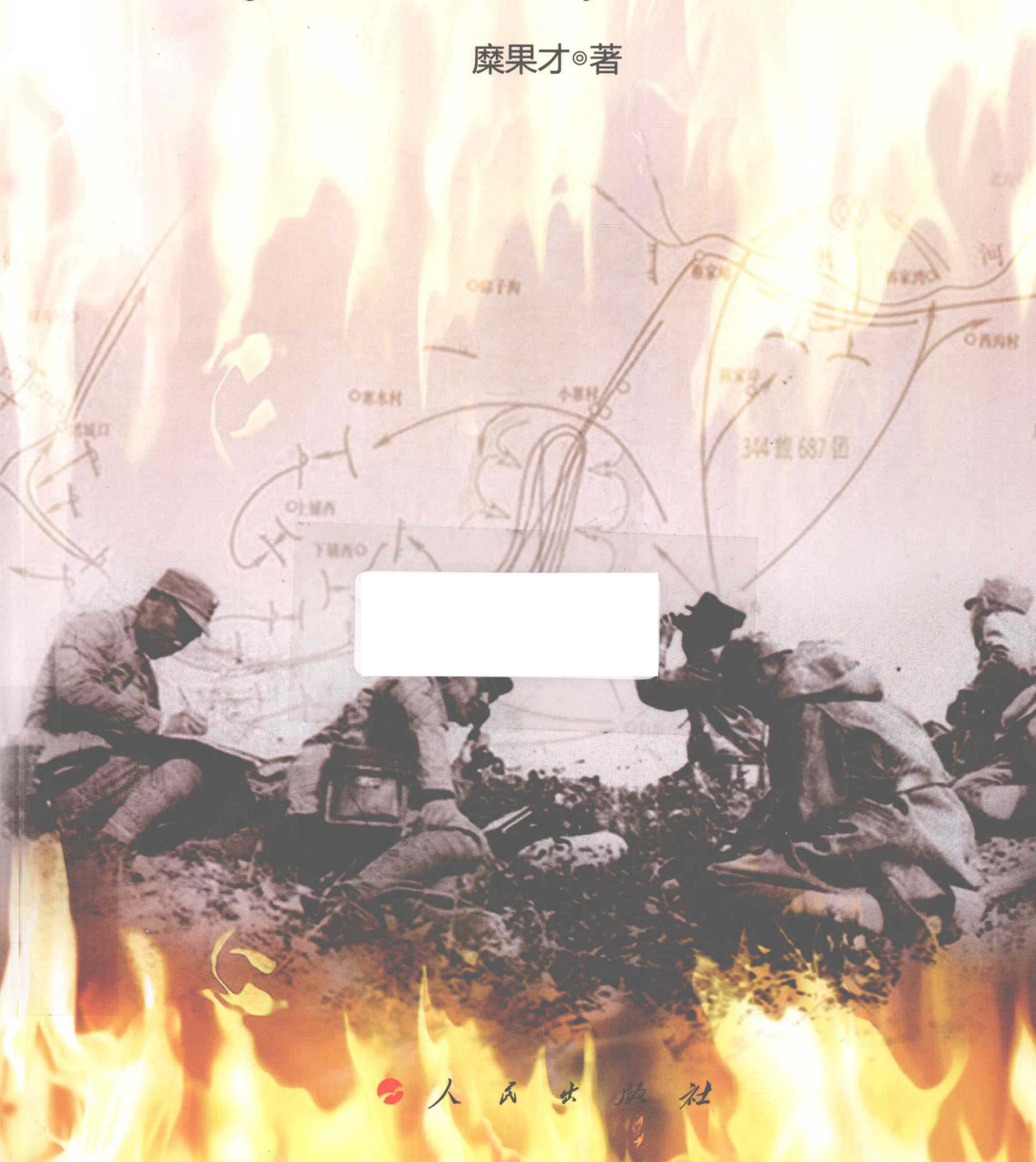


海烟平型支

糜果才◎著



平型关战役

糜果才◎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柴晨清

封面设计：吴燕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烟平型关 / 糜果才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

ISBN 978-7-01-015116-8

I. ①烽… II. ①糜…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6243 号

烽烟平型关

FENGYAN PINGXINGGUAN

糜果才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大兴县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0.25

字数：338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5116-8 定价：39.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平型关赋（代自序）

混沌初开，天地分而山川生焉。勾注亘北，层峦叠嶂，群峰竞起；泰戏卧东，金玉藏中，滹沱涌出。两山交处，天生孔道，状如瓶也。游牧居山外，农耕居山内。风雷动，烟云生，始设关，筑长城。胸怀晋冀要塞，臂连天下雄关。东控紫荆，西辖雁门，与团城子堡分管内边百二十四里。旌旗摇，兵马涌，小屯军，扎大营，哨所分立，烟墩呼应。宋时名塞金时镇，明时称岭清时关。其战时也，萧太后山下运筹帐中，杨六郎关上横枪立马，城头笳鼓送残昏；其和时也，塞外商细说皮毛山货，中原贾漫话陶瓷丝茶，街巷喧闹迎朝旭。古时兵火远，现代烽烟近。晋奉大战，阎张纷争。繁峙作口袋，平型袋口紧。中华多难，日寇侵袭。坂垣师团，兵临长城，一攻平型，一攻团城，分进合击，图谋入晋；阎氏布阵，忽纵忽横，国军十万，正面防守，八路一师，侧后机动。秋中天常阴，寒意早晚生。黑云翻滚风雨急，硝烟弥漫炮声浓。有攻防，有退守，血流河，尸垒山；程继贤，留英名，虽失守，失犹荣。十里乔沟，战斗亦酣。林彪师，伏奇兵，弹上膛，刀出鞘。得志掐头，天佑斩腰，海东断尾，成武打援。喊杀动地府，枪弹震天庭。漫天苦唳非鸿语，遍地哀嚎是鬼声。尸横遍野，草木染红。此一捷也，歼敌千余，缴获无算。国人鼓舞，威慑敌胆；历史骄傲，中外震撼。然，此不过旁敲侧击也，仅只是初试锋芒耳。平型既失，八路又战，砂河伏击，大营驱敌，巧发石雷，再复古关。毛氏泽东，蒋氏介石，发电令，曾奖赞。日月轮换，春秋交替。兵火毕竟随冬去，和平终究与春来。乾坤朗朗照，民族融融乐。万里关山今不闭，千古雄伟昭后人。

糜果才 己丑年中秋于繁峙

目 录

平型关赋 (代自序)	1
第一章 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	1
第二章 侵华图谋 由来已久	17
第三章 中国政坛 波诡云谲	29
第四章 洛川决策 八路东进	55
第五章 侵华先锋 豺狼本性	88
第六章 天镇失守 惨案连发	100
第七章 板垣南下 平型布阵	121
第八章 林孙会见 雄师出关	139
第九章 延安论兵 南京设眼	153
第十章 大战前夜 黑云压城	161
第十一章 平型抗敌 团城激战	170
第十二章 山中运筹 严阵以待	192
第十三章 侧后伏击 首战大捷	206
第十四章 自寻死路 下场悲惨	222
第十五章 举国欢庆 总结经验	229
第十六章 前仆后继 继贤殉国	245
第十七章 茹越失守 全线撤军	258
第十八章 范亭发言 服膺殒命	273

第十九章 尸山血海 雪上加霜.....	286
第二十章 收复古关 烽火遍地.....	300
后 记.....	313
参考书目.....	317

第一章 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

1937年初夏，晋东北内长城的上空，突然出现了一种奇异天象。

那天中午，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正在内长城脚下绿毯似的草坡上吃饱了鲜嫩青草的一群绵羊，移动着慵懒的身子，就像天上飘落的一朵一朵白云，各自安卧在大石头和灌木丛的背阴处，放羊的两个农民也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掏出身上自带的干粮，细嚼慢咽。这时，天色突然由明变暗。他俩好生奇怪，大白天，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日落西山的感觉呢？他们不由得抬头看了看太阳。

这一看，一下将他俩惊呆了：原先硕大的金灿灿的太阳，现在就像被蒙上了一层灰布，不但光线变的暗淡，而且体积就像西瓜变成了鸡蛋，不知缩小了多少倍。3个巨大的彩色圆环，环环相扣，围绕在太阳的周边。彩环由赤、黄、紫、蓝4种颜色组成，层次鲜艳而分明。

他俩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约摸半个时辰，看见彩环由浓而淡，又由淡而消失，太阳才又渐渐恢复了原先的本来面目。

他俩有些心慌，预感着将要发生什么，就急急忙忙打起卧着的绵羊，赶着羊群下山，往村子里返。

一进村口，他们看见一群人也正紧张地围在一起纷纷议论着刚才那种奇异的天象。

不久，诠释天象的两句民谣便由外面疯传到了长城脚下，而且越传越奇，并被传得沸沸扬扬，令人毛骨悚然：

天上日遭蒙，地上动刀兵。

天上三环套，地上人头落。

似乎，周围的一些现象也在印证着这两句民谣的正确性。

从平型关到雁门关一线，十几个关口上，人来车往，慌慌张张，掏窑洞，挖堑壕，国民党的晋绥军正在加紧修筑着国防工事。

平型关内也一派紧张气氛。共产党员于寿康、薛凤霄、柳植之以山西省牺盟会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城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提出“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口号，发展牺盟会员，发动和组织进步青年参加军政训练团和决死纵队，县、区都成立了牺盟分会，较大的村庄都建立了牺盟小组，牺盟会员发展到1万余人……

平型关外的气氛除了紧张之外，还夹着几分神秘。共产党员葛旺唐、洛洪章也以山西省牺盟会特派员的身份来到灵丘，住进县城的文庙。他们宣传发动群众，牺盟会员迅速发展到近万人。同时，一些人经常在文庙进进出出，互相之间或耳语，或打手势，人多的时候却装作互不认识。不久，在葛旺唐的领导下，以郑春和为队长、邓林祥为指导员、刘环为文书的游击队在大庙秘密成立，并很快发展到70多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潜入浑源、灵丘、广灵3县的山区……

人们茶余饭后，聚集在十字街头、老槐树下，谈论的话题已不再是这几天的天气如何？也不再是今年的年景如何？而是战争到底打起来打不起来？日本人什么时候会打过来？

浓烈的战争空气弥漫在内长城上空。

一种不祥的战争的恐怖也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这年的7月7日，是一个中国人民世代永远都不能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正是农历丁丑年的五月二十九，星期二。

这一天深夜，北平卢沟桥上空一声沉闷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这是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响的第一枪。

明智的人都能料到，这一枪是迟早要打响的，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注定要将侵略的魔爪伸得更远更长，早晚要来这一手，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只不过是发生在了7月7日这一天的深夜。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是北平最古老的石造联

拱桥。永定河原名卢沟河，桥亦以卢沟命名。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时毁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修。桥全长266.5米，宽7.5米，下分11个涵洞。桥身两侧石雕护栏各有望柱140根，柱头上雕有卧伏的大小石狮共485个，个个神态各异，只只栩栩如生。桥东的碑亭内立有清乾隆皇帝题写的“卢沟晓月”汉白玉碑，为燕京八景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在他的游记中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平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据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都要在此停留，卢沟桥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桥东为宛平县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建，是捍卫北平的军事要塞。卢沟桥在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一旦日军占据此桥，平汉交通则为之堵塞，而随之北平将进退失据，华北危亡在所难免。

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荷枪实弹，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开往紧靠卢沟桥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这里是中国守军的驻地。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自己放枪，却反而贼喊捉贼，声称演习地传来枪声，有一名叫作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并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这显然是日军预先策划好的一个阴谋。

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第二一九团面对日军的无理要求，严词拒绝。日军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一面却加紧部署战斗。24时左右，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中国冀察当局打电话说，日军昨晚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认为放枪者为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确定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冀察当局对日军的栽桩陷害，以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断然否认；对日军进城搜查的无理要求，以此时正值深夜，日军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予以婉言拒绝。接着，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说，如果中方不允许入城，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协商，同意双方共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

时隔不久，冀察当局接到了卢沟桥驻军的紧急报告：日军对宛平城已经形成了包围进攻的态势。

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开炮，向宛平城袭击。

中国第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下达作战指示，命令前线官兵：

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

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第二十九军是一支西北军，早在 1933 年日军进攻长城喜峰口时就与敌人进行过作战，他们亲历身受过敌人的欺辱，一团窝火一直憋在肚子里。后来，他们又多次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早想一泄胸中怒火。今天，广大官兵目睹日寇侵略的嚣张气焰，抗日情绪十分高涨。

他们高唱着现编的战歌：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

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

飞机坦克来勿怕，大刀挥起敌人跑！

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此桥！

委屈忍痛和平保，无可避免上刺刀！

自卫应战理气壮，挥剑而起是今朝！

卢沟桥，卢沟桥，为国争光在此桥！

豺狼入室露牙爪，南北隳突真逍遥；

快快拼起民族命，最后胜利是吾曹！

卢沟桥，卢沟桥，立功报国在此桥！

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二一九团 3 营的士兵，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七七事变的暴发，犹如一颗炸弹在中国大地上爆响，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即 7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在延安通电全国，呼吁：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时，中共中央还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南京国民党政府首脑蒋介石也下了抗战的最后决心，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蒋介石致电冀察绥靖主任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等人：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

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意志坚定，口气坚决，他指出：

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前线的英勇抗敌，受到全国各界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声援。

由各地民众组成的团体，纷纷送来慰问品和慰问信；平津的大中学生组成战地服务团，不顾危险跑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冒着炮火，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冲向第一线，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打好枪眼，协助部队防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为将士们送来精神食粮，致电鼓励第二十九军再接再厉，英勇抗战。

北平一中学生李颀英，是晋绥军第六十一军军长的女儿。这几天，她和学校几个进步女学生一起参加了支援前线抗日将士的活动。她不顾生命危险，奔波在第一线，为将士们送水、送饭、唱歌、吟诗、散发宣传品。她的抗日热情

感染和鼓舞着每一个将士的情绪。几个军官劝她：“这里太危险了。赶紧躲回学校去！”

可是，撷英却坚定地说：“我父亲是一名军人，没能参加这次抗战，我替他感到遗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尽我应尽的责任！”

一向认为中国军队软弱可欺的日本人，这一次突然遭到了顽强抵抗，见轻易占领不了卢沟桥，便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耍起了“现地谈判”的两面阴谋，一方面利用谈判对中国方面施压；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机，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7月12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身染炭疽病毒，发病后危及性命，无法完成侵华使命，日本天皇立即任命香月清司取而代之。当日上午，香月清司即受命乘专机由日本本土起飞，他抵达天津机场后，便马上着手调集兵力。仅仅4天时间，原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关东军第十一独立旅团，已由热河出古北口，开进北平北郊；由东条英机率领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也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北平沙河镇；日本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率领，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第五师团，由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率领，自日本国内循海路运抵华北，配合海军在塘沽登陆；第二飞行集团，由团长安藤三郎率飞机120架飞抵天津。冀东伪保安队约1.7万人，蒙、汉、回伪自卫军约2万余人，伪满、蒙征绥联合军约1.2万人，伪蒙古征绥军联队约7千人也分别到达指定地点。同时，日军在塘沽港口已卸下10万吨物资，天津日军每天以40辆载重汽车日夜不停地向丰台等地运送战略物资。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宋哲元表面上达成3次协议，为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足够时间，到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

日军的“现地谈判”瞒过了宋哲元的眼睛，使他产生了“和平”幻觉，第二十九军不但未做迎接大战的布兵应战准备，反而还主动撤除了北平城防，为平津抗战造成了莫大的后患。为此，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对其撤除北平防御工事予以批评，指示其“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

日本华北驻屯军完成作战部署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寻找借口，于7月25日借口修理电线，向中国驻守在廊坊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第二二六团发动进攻，并占领廊坊车站，第二二六团官兵奋起抵抗，

双方展开激烈交战。日军出动 14 架飞机，轰炸守军兵营。第二天中午，廊坊被日军完全占领。

26 日凌晨，香月清司下令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由天津出发至北平保护日本侨民。日军于午后 2 时达到丰台，乘 26 辆汽车，伪称北平日本使馆卫队出城演习归来，企图蒙混过关，由广安门进入北平城。广安门守城部队为赵登禹部第一三二师独立二十七旅第六七九团。守军知其诈，遂先开启城门，诱敌进入，当进至一半，团长刘汝珍下令士兵开枪射击。日军被分割为城内、城外两部，陷入混乱之中，遭受相当损失，书记官佐藤茂被当场击毙。驻丰台的日军河边旅团得知情况后，马上与冀察当局交涉，结果冀察当局糊里糊涂地同意城外的日军部队返回丰台，已经进入城内的日军分乘 13 辆汽车进入东交民巷的日军兵营。当日下午，香月清司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 28 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

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 27 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表示坚决守土抗战。

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增调国内 5 个师约 20 万人到中国，并向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

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

血战平津的大幕，就此拉开。

7 月 28 日上午，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香月清司指挥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 1 万人，在 100 余门大炮、装甲车的配合和数十架飞机的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发动全面攻击。

第二十九军将士在各自驻地英勇抵抗。

南苑是日军进攻的重点。第二十九军驻南苑部队约 8000 余人，其中有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 1500 余人。全体官兵浴血抵抗，大刀队队员张可宗挥舞着大刀血战，8 个鬼子死在他的刀下，日军尸横遍地。中国军队也伤亡惨重，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不少军事训练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

29日，北平沦陷。

29日凌晨，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

29日，天津保卫战打响。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攻击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多。日军出动飞机，猛烈轰炸，第三十八师因伤亡甚大，奉命撤退。

30日，天津陷落。

日寇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以后，为了灭亡中国，紧接着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扩大侵略。沿津浦路进攻，目的是策应对上海、华东等地的侵犯；沿平汉路南下，目的是夺取中原，进逼华中、长江；沿平绥路西进，目的是占领山西，进而控制整个华北。

对日寇的三路进犯，蒋介石都做了相应的战斗部署。在平绥路方面，蒋介石调兵遣将，精心组织了南口战役。

南口，是居庸关南侧的长城要隘，也是北平通向大西北的门户，位于北平城西北45公里处燕山余脉与太行山的交汇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地。南口一带崇山峻岭，关隘重叠，地形复杂，明朝初年，朝廷在此筑有南口城。从南口经居庸关西行至宣化、张家口，是一块南北多山、中间狭长的盆地。盆地之中，平绥铁路横贯东西，公路亦随之辅行，形成了两条连通西北、华北及东北的交通干线。南口的南北两侧，有筑在高山脊背上的内外长城，山上仅有羊肠小道可行，因此，南口是名副其实的“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天险之地，素有“绥察前门，平津后门，华北咽喉，冀西心腹”之称。

守住南口，就阻止了日寇占领察哈尔省进而分兵攻占晋、绥的脚步；守住南口，就达到了保卫察、晋、绥三省的目的。

天津失守以后，为了保卫和抢占南口，敌我双方都部署了雄厚的兵力。日军派出板垣师团、铃木师团、山下旅团和酒井旅团，投入兵力约7万人，并配备了火炮300门，另有航空飞行大队、战车队、化学部队参战。中国军队参战的部队有汤恩伯的第十三军、高桂滋的第十七军、陈长捷的第七十二师、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马延守的独立第七旅，还有炮兵第二十七团，投入兵力6万多人。

中国方面负责平绥线作战的总指挥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副总指挥为察哈尔省主席、第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指挥部设在山西大同。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怀来城内。

汤恩伯，原名克勤，1900年9月20日出生在浙江武义汤村。1920年，汤恩伯进入援闽浙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浙军第一师排长。1923年，他得到好友鲍经田的资助，受小学同学、武义首富童维梓之邀，同往日本，于次年考入东京大学法科，后因不能承担留学费用，不得不于1925年3月辍学回国。在日本期间，他认识了蚕桑学校学生王锦白，回国后和前妻离异，与王结婚。王锦白是浙军师长陈仪之义女。当年，在陈仪推荐下，汤恩伯以官费生复入日本，在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26年夏，汤恩伯完成学业回国，在陈仪部担任少校参谋，同年10月，随陈仪投奔国民革命军。1928年，汤恩伯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官，旋任学生总队大队长。在校期间，汤恩伯因写出《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一书，博得蒋介石赏识。从1931年起，汤恩伯先后任第二师师长、第十三军军长。

这次的南口守卫战，以南口为中心布防，东起得胜口、苏林口，西至镇边城、横岭，战线长达90公里。第十三军负责守防南口。

汤恩伯命令王仲廉的第八十九师担任防守南口的先头部队。

王仲廉，字介人，又名介仁，1903年出生在安徽萧县一个地主家庭。他于徐州中学毕业后，曾任本县第六区第七国民学校校长。21岁时，王仲廉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毕业后，王仲廉历任党军教导一团1营2连排长、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营长、徐准第二别动队司令、独立一师中校团副、第二师上校团长、第四旅少将旅长。1933年后，王仲廉任第八十九师副师长、代师长。

7月30日，王仲廉的第八十九师到达八达岭的青龙桥，第二天即移师南口。将士们在绥东听到七七事变的消息时，他们愤怒，他们呐喊，牙齿咬得“嘎嘣嘎嘣”响，拳头攥得紧紧的直插墙，他们恨不得立马冲到卢沟桥前线，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当他们接到从绥东开拔上前线的命令时，高兴得一蹦一尺高，和敌人厮杀的时刻终于盼到了！准备出发时，他们除了随身必带的杀敌武器外，其他的一切个人物品全都扔掉了，以此宣示自己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

第八十九师加紧在南口一带布防。

南口火车站距离南口山口有 2.5 公里，位于南口的西南方向。车站的西面是铁路和机场，南面是一个叫作龙虎台的小山头。龙虎台是南口阵地的最前方，也是保卫车站的第一线，第八十四师在这里布置了两个排的兵力。南口的两侧，有两座凸出的山峰，西侧的山峰叫双岭口，东侧的山峰叫马鞍山，这是第八十九师主力阵地的支点，第五二九团团部就设在这里。从马鞍山往东，越过起伏的山头，约 5 公里的距离，就是关沟岭，这里也是军事上的要点，第五二九团 2 营在此布防。从关沟岭往东 2.5 公里，就是得胜口，这里是通永宁城并到延庆的一条出路，日军可以从这里抄袭第八十九师后方，地理位置亦十分重要，第五三〇团的 1 营士兵赶到这里布防，第五三〇团的团部就设在得胜口里面的郭庄子。南口正面战线约有 15 公里之宽，布置在最前方的为第五二九和第五三〇两个团。第五三三和第五三四两个团在第二道线上担任补充和预备任务。第八十九师倾其家当，将 4 个团的兵力全都布置在了南口的山脉上。

8 月 8 日，日军的骑兵到得胜口搜索，第五三〇团 1 营的士兵发现后，开枪射击。日军的骑兵很快就龟缩回去了。

9 日，南口正面的战斗打响了。

日军的作战方式是：先用炮火轰毁阵地，然后派少数骑兵来搜索，看对方有没有被完全消灭，如果发现地方还有残余力量，即派坦克车和装甲车向上冲锋。

日军轰击的炮火异常猛烈。坚守阵地的士兵们发现，敌人瞄准轰击的是龙虎台的阵地，而阵地前方，原来是最安全的地方。于是，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他们就翻越阵地，跑到阵地前面的茂密的高粱地里去隐蔽。密如冰雹般的炮弹落在龙虎台阵地上，炸出一个又一个深坑，却没有损伤守军士兵的半根毫毛。炮火停止后，士兵们又退回到自己的阵地上，严阵以待。

龙虎台被炮轰之后，日军派出一队骑兵前来搜索。骑兵小心翼翼不敢上山，只是停在山坡下面，向着阵地喊：“喂，有人没有？”

隐蔽在山头上的士兵听了这样滑稽的问话，不禁小声笑起来。

“没有人！”一个士兵竟忍不住幽默地大声回答了一句。

听到山上有人回答，山下的日本鬼子吓得拨转马头就拼命地跑回去了。

第二天，日军向南口发起全面总攻。

龙虎台是一个凸出点，不宜坚守。守卫在这里的部队将 7 辆重力机车开入山中，焚毁机场，放弃车站，随之后撤。

12日早晨，日军的30多辆坦克车驶入南口。外壳特别坚硬的坦克车，逢沟过沟，遇坡上坡，枪弹射上去，对它无可奈何，就是重炮打中了它，顶多也不过打它一个翻身，然后，它又会自己翻过身来继续前进。

面对这样的铁甲乌龟，士兵们正在束手无策之际，7连连长急中生智，突然想出了克敌制胜的妙招。他带着两排士兵跳出战壕，蛇行迂回于坦克车左右两翼，当冲到坦克车跟前时，就不顾一切地爬上去，他们从射击窗口往里塞拉响了的手榴弹，几只手枪同时伸进射击窗口往里射击，以血肉之躯与钢铁怪物殊死搏斗。很快，坦克车招架不住了，20多辆掉头败走，剩下6辆一动不动地僵死在阵地前。

这一仗，两排士兵虽然损失了一半，但也给了日军一个沉重的打击。

13日，日军将重炮每4门1行排成3行，组成一个长方形纵队，为防备守军袭击，四面又用坦克车围起来。排炮每天从早到晚连珠般地向山上轰击，炮口喷着彤红的火焰，炮弹不停地在这山头上炸响。

守军的工事都是临时掘成的，挡不住重炮轰击，为了尽量减少损失，士兵们就化整为零，每两个人组成一组，分别躲藏在小小的掩蔽洞里，这样，即使日军的炮弹真的打上了，也只能损失一两个人。

如雷般的炮声，震颤着南口的土石，也震破了士兵们的耳膜。他们互相说话，只看见对方的嘴巴在动，但谁也无法听清楚对方在说什么。

日军的20余架飞机每天都在空中穿梭威胁。飞机飞得不高，机翼下的两个红点子，下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

第十三军的将士在日军的立体交叉火力下坚守着阵地。

战斗在不断地进行，将士们却3昼夜喝不到水，枪管里吐着火焰，喉咙里也喷着火焰。马鞍山上，英勇的4连，最后只剩下1个士兵，但是，他还是沉着地坚守在阵地上，决不后退半步，直到后备部队到达了，才把他接下来。机关枪连的一个班长，指挥着几架机关枪在一座山头上作战。敌人冲上来了，他恨不得一下子用机枪将敌人消灭干净，他痛骂他的机关枪手打得太慢，他看见眼前的一个机枪手阵亡了，就自己立即将这架机枪接过来，继续向敌人猛烈扫射。一不小心，脚下一滑，他突然顺着山城跌滚了下去，但机关枪仍然紧紧地抱在怀里。等他再爬起来，一个日本军官已来到面前，他就扔掉机关枪，赤手空拳和敌人肉搏起来，夺过敌人的指挥刀后，立即还手砍去，第一刀砍在了敌人的钢盔上，第二刀就结束了敌人的性命。